

美玉见到滑梯，是在她三岁那年。当小学教师的母亲送美玉上幼儿园，操场一侧立着一溜滑梯，红、黄、蓝搭配得很漂亮。美玉对古里古怪的滑梯产生了莫大好感。

入园两个月后，小班的老师带着孩子们练习打滑梯。两位老师一个看孩子一个做示范，反反复复直到孩子们都流利地说出了要领。准备得万无一失了，两位老师一位站在梯子前看护上滑梯，一位站在滑板边接管下滑。孩子们有了第一次勇敢的尝试，这成功有些刺激。轮到美玉了，老师却把她拉到一边当看客。母亲对幼儿园的老师有交代：美玉从小身子软，不能让她登爬上高。打滑梯就成了美玉的一种幻想与奢望。其实母亲有她的道理，四十后才盼星盼月亮地有了美玉，每一秒，美玉都是在家人万般呵护下度过。

有一天母亲接完美玉没有回家，而是回了学校。美玉惊喜地发现母亲的学校也有滑梯，比幼儿园的高许多，浑身上下都是铁锈。美玉就打算在上厕所时偷偷打一次滑梯。母亲给学生放学去了，美玉对帮忙照看自己的陈姨告假，陈姨叮嘱一下就放心了。美玉去厕所的路上扭头看操场一角的大滑梯，心中有只小鸡一样“咯咯”地笑。从厕所出来，她留意了一下偌大的校园，满操场只有她自己。美玉马上拐个弯，向滑梯跑去。她牢记老师教的要领，伸手抓住了梯子两侧的扶手，一只小脚刚迈上去，陈姨地里钻出一样站在了她的身后，两只大手伸进美玉的腋窝，抓小鸡一样把按到了地上。陈姨的行为让母亲很感激，她从兜子里掏出一袋钙片表示深深的谢意。

美玉心情沮丧，含着泪珠问母亲为什么不给自己打滑梯。母亲舞动着白皙的手指，边往美玉嘴里喂钙片边疼爱地说：“宝贝还小，打滑梯很危险！”

于是，美玉就盼望快点长大。上小学了，美玉感觉自己长大了。她对校园一年前就很熟悉了，所以下了课就要跑过去打滑梯。刚出门，很美丽的班主任就把美玉叫回了教室，瞪着那双贼亮的大眼睛叮嘱美玉千万不要去打滑梯。美玉兴奋的心情忽然糟糕极了。她无精打采地站在教室的窗户外，看着远处的滑梯发呆。新黄的银杏树的叶子哗啦啦地落下一片，孤伶得像个被赶出家门的孤儿。滑梯



都在地里长着呢(外一题)

郑花荣

都在地里长着呢
年一过孩子们像鸟儿一样全飞了。她最多的时间是呆望着她的菜园。老大喜欢的香菜，老二喜欢的菠菜，老三喜欢的芹菜都还在园子里，它们挤挨在一块地上像他们小时候一样亲密。想他们的时候就给它锄草浇浇水。冬天还在路上她就早早的给它们搭上塑料大棚。她种的菜总是那么嫩生水灵。

不知道是实话还是哄她开心？每个孩子都说妈种的蔬菜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吃着妈种的菜再也不想出门。
最后一个一个还是像鸟一样全都飞走了！换季的时候，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分不清老大老二和老三，逢着有人问你家老大老二老三呢？她就会说“都在地里长着呢，一出门就能看见他们！”。

空巢
春分都过了，屋檐下的巢依旧还空着，心也年复一年的空着。



时令过了清明，天气渐渐转暖。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居室里收拾冬天穿过的衣服和厚袜。打开盛放袜子和手套的抽屉，翻出了放在底层柜子里的揉成团的两双旧棉袜，便情不自禁地抻开，仔细端详一番，触屏上不禁闪现出它的来历来。

这两双旧棉袜，是母亲留下的遗物。母亲驾鹤西去前两年，我和老伴将她从乡下接到小县城同我们一起生活。老娘一辈子干活惯了，总是闲不住，我和老伴上班去了，她便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比如择菜、扫地、抹桌椅等等。家务活忙完了，便主动找活干。把盛放袜子的抽屉打开，翻拣出我穿破的几双旧棉袜，舍不得丢弃，找来针线筐，把脚掌前后的窟窿一针一线地缝起来，再放回抽屉里，留我继续穿到脚上驱寒保暖。

二零一二年农历腊月二十，母亲胆囊炎发作，引起心脏衰竭，骤然停止了呼吸，永远闭上了慈祥的双目。半年过后，老伴收拾抽屉里存放的旧物，准备把破损严重的袜子和手套拿出来，扔进垃圾筒，为抽屉减减肥。老伴共挑拣出五六双破袜子准备扔掉。我发现其中有两双掌前后的窟窿被母亲用针线缝起来的旧棉袜，眼睛不禁一热，立马从老伴手里夺下来说道：“这两双旧棉袜，虽然穿得严重破变形，脚掌前后都有窟窿，但它上面凝结着俺老娘的慈爱和汗水，不能扔，把它留下来作个念想吧。”老伴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又将两双旧棉袜放回了抽屉。

静静地望着旧棉袜窟窿上留下的密密麻麻的针脚，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老母亲的音容笑貌又一次在大脑中活泛起来。
母亲六岁时丧母，从小与外公相依为命，没有上过学堂。十八岁时从颍上庙会集嫁到南乡霍邱夏店，做了我父亲的新娘。年轻时既忙家务，又下地干农活，仿

滑梯

姜宏生

上，许多的同学猴子一样乱爬，玩耍的声音忽高忽低地飘过来，听得美玉心中痒痒的。美玉很听话，不去打滑梯，一心好好学习，一二年级全是双百。

升入中年级，母亲对美玉的约束宽松了一些，她弯着腰脸贴在美玉额头上，大宝护肤品的气味吸进美玉的鼻子。
“宝贝儿，想打滑梯吗？”母亲的睫毛划过美玉的小脸痒乎乎的。美玉猜不透母亲的意思，就愣愣地站着，脑子里却跳出滑梯的样子。

母亲终于同意美玉去打滑梯，前提是她带着美玉去。尽管如此，美玉也开心极了。她的小手被母亲温暖地攥着走向滑梯。还差几步就到了，美玉猛然挣脱母亲的手，就在她跑过去的瞬间，忽然“咕咚”一声响，一个干瘦的男孩被挤摔了下来。美玉没有打成滑梯，母亲因为及时救人而受到学校领导在升旗仪式上的表扬。美玉就讨厌那些淘气的男生，更不用正眼看那位胳膊吊在胸前的瘦小子。

六年级了，母亲不再什么都不允许。美玉可以和姐妹在教师节那天请老气横秋的班主任聚餐，可以双休日和同学到滨河公园去玩，可以不按照母亲的主意写作文……美玉真切感觉自己长大了，很多事情可以做主了。她在好姐妹的嘲笑中大义凛然地宣布明天去和淘气的男生争夺打滑梯。第一节即将下课，好姐妹准备为美玉壮行。广播里传来大队辅导员的声音，严肃宣布校园器械在维修，请大家尽量不要靠近工人施工现场！好姐妹冲着美玉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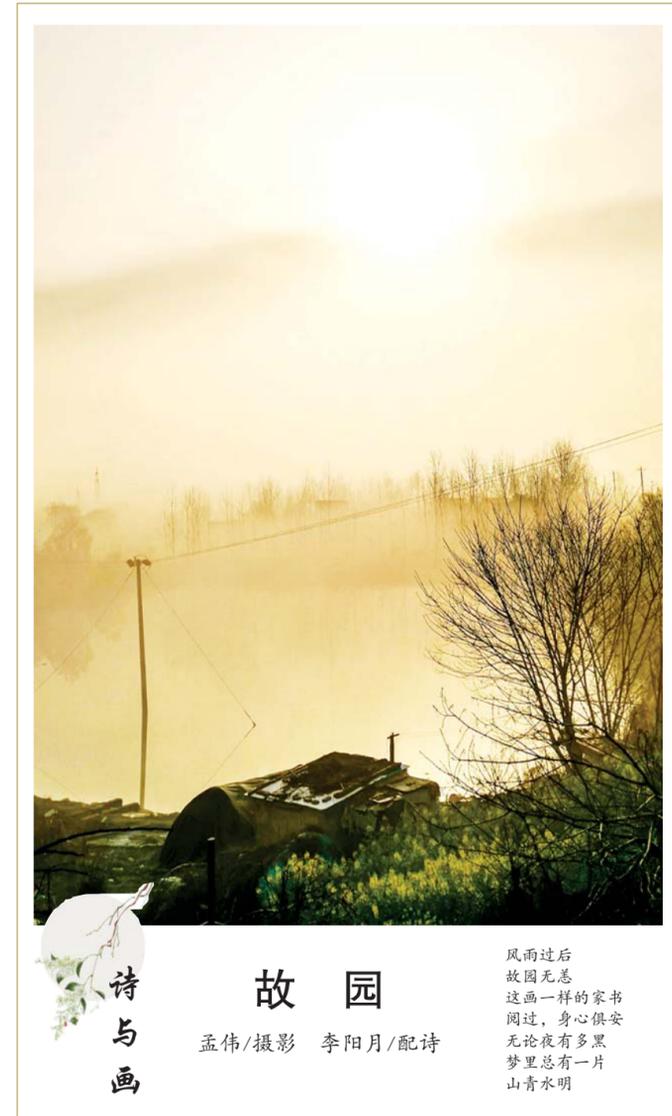
升入初中，繁重的课业压灭了美玉打一次滑梯的念头，校园里根本没有滑梯，只有在写作文时，美玉才会想起滑梯，才会想起她心中还有个不小的遗憾。

美玉的遗憾一直到考入名牌大学才得以释怀。父母送美玉进京，把美玉安顿好了，母亲又留了些日子，她说要好好享受退休的生活，美玉心里清楚母亲是对自己不放心。

大四时，美玉随团队到山里慰问。在那个尘土飞扬的操场上，黑红脸的孩子看着大学生们像看见仙人一样满眼的惊愕。互动时，美玉和结对的那名瘦骨嶙峋的男孩说，姐姐抱着你去打滑梯。那男孩激动得鼻涕都流了下来。美玉纤细的手拉住男孩带着泥渍的手走向破旧的滑梯，风猛然大了起来，吹得昏天暗地，人根本睁不开眼睛，紧接着豆粒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来。美玉新的遗憾压在那一次次的遗憾上面，有时想起不知是什么滋味。

儿子三岁了，也送去幼儿园。放学后，儿子一定打几遍滑梯才回家。美玉看着儿子与小朋友乐此不疲的小样，心中满是幸福。有几次他曾产生和儿子一起打一次滑梯的冲动，走到梯子前，才猛然发现那硬塑的滑梯根本容不下自己。

六一那天，美玉和母亲带着儿子到公园玩，儿子见到“淘气堡”就异常兴奋。充上气的淘气堡很大，像大海中的豪华游



诗与画

故园

孟伟/摄影 李阳月/配诗

风雨过后
故园无恙
这画一样的家书
阅过，身心俱安
无论有多黑
梦里总有一片
山青水明

再打补丁了。她总是固执己见，舍不得丢弃跟随她大半辈子的筐箩，也舍不得丢弃穿破了的内衣和袜子。常跟我说：“老儿子，现在生活虽然好了，但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艰苦朴素的老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啊！”说得我无言以对，只好由着她的性子，任她缝补我和家人穿破的内衣和袜子，直到她老人家撒手人寰，与家人永诀。

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一生都在平平淡淡中度过，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说过什么高深的话语，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世面，普通得像路边的一株小草。她一生除了种地、忙家务，主要精力都用在做针线活上。她不识字，不爱多言多语，头脑不算灵光，手也不怎么灵巧，中年时还得了间歇性精神病，但她始终安身立命，安守本分，乐观向上，一生都把针线筐箩视作命根子和心肝宝贝，几乎走到哪带到哪，自始至终都没有舍弃。她把自已的心血和智慧全部融进针线筐箩里，把针与线、锥子与顶针，视如战士手中的枪、文人手中的笔、农夫手中的镰与锄，几十年使唤下来，虽未达到运斤成风的境地，但也称得上驾轻就熟和运用自如。母亲缝制的衣物虽然极其普通，土得掉渣，没有耀眼光环，但货真价实、表里如一、简洁质朴实用，没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奸诈和以次充好的虚头巴脑，穿在身上宛如沐浴着春晖，感觉特别温暖幸福惬意，保佑我平平安安地走过了大半辈子。

母亲平时使用的主要工具除了菜刀、锅铲、水瓢、烧火棍、刷把子、水桶、粪舀、木盆、菜篮子、铁锅、锄头、扫帚外，还有与她朝夕相伴、不离不弃的针线筐箩。从嫁到南乡起，直到离开人世，针线筐箩陪伴她老人家六十多个春秋。打我记事起，就认识了老娘的针线筐箩。它用匀溜的柳条编制而成，浑圆，直径一尺左右，帮较浅，大约两至三寸深，做工精细，外表光滑，黄白色，牢固，经久耐用。里面盛的东西主要有针线、顶针、锥子、针夹子、铺衬、布鞋底、布鞋帮和鞋样子等。铁系不锈钢制作，分大小号，全部插在线团子上。大号针主要用来纳鞋底和套棉衣、棉被，中号针主要用来缝制新衣、钉扣子和打补丁，小号针主要用来绣花、镶边及补袜子等，各有用途。顶针，为铜和铁制的锥形，上面布满均匀的小坑，一般套在右手中指上，用来顶针屁股，使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容易使上劲，用来穿透鞋底和衣物。它又叫推杆、镶针、中针、托针等，我们家乡叫它手顶蛋。锥子一般用铁烧制而成，前半截尖，后半截稍细，后半截稍粗，插入半寸粗、一寸五长的木楔子里，便于操作，纳鞋时使用。针夹子，一般用木或枣木制成，木质坚硬富有弹性，不易变形折断和剥损。母亲纳鞋底时往往往鞋夹住，难以拔出，这时使用针夹子把针拽出来，再扎第二针，循环往复，不怕辛苦麻烦。铺衬形状大小不一，有长方形的、正方

形的、三角形的、梯形的、半圆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的，五花八门；颜色有白、黑、蓝、黄、红、紫、灰、麻等，五光十彩，令人眼花缭乱。母亲将其理顺，卷成卷子，外面用布条子捆着。有的用来打补丁，有的用来做布扣子，有的用来做裙裤(剪成鞋底样子，外面蒙上一层新布，再一针一线地把鞋底纳出来)。

无论春夏秋冬，母亲忙完家务活后，便端起心爱的筐箩，开始做针线活。冬春季节，天气寒凉，母亲一般坐在堂屋里做针线活；夏秋季节，天气暖热，一般坐在门前大树荫凉下或在背阴的山墙根下做针线活。缝制新衣、钉扣子和打补丁时在白天，因针脚要细密匀称，心要细，手要稳，光线要好，夜晚在光线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常常纳鞋底、纺线线和制做裙裤。无论做哪种针线活，母亲精力都十分集中投入，两眼始终紧盯衣物，一针一针地细心缝制。有时把钢针在头发上磨蹭几下，继续飞针走线，很少与家人说话分心，眼睛长时间紧盯针脚发涩了，便停下针线，目视远方，稍作休息后，又继续手中的活计；有时忙到深夜更半夜，万籁俱寂，鼾睡上来了，偶或钢针扎破了指，鲜血渗出来，母亲忍着疼痛，把针扎的指尖放进嘴里吮吸几下，继续做下去，鸡叫头遍时才上床休息。

母亲默默无闻地为一家老小几口人做了大半辈子的针线活，从来没有发过牢骚，没有喊过牢骚声，叫过牢骚声。她由花枝招展的新媳妇，变成头发银白的老太太，眼不花，耳不聋，一有空，总是习惯地捧着破了补、补了破的针线筐箩，坐在小椅子上，把筐箩放在右腿边，不紧不慢地找出针，扯一段线，迎着亮光，把线头穿进针鼻子里，要么帮家人钉扣子，要么补内衣或袜子，做得津津有味，一丝不苟。每当此时，我都苦口婆心地劝她，您年纪大了，社会进步了，家庭生活富裕了，不要再做针线活了。扣子掉了让儿媳钉，内衣和袜子破了扔掉了，换新的，不要

那天，几个朋友约好来看我，为表示地主之谊，晚上便安排他们在我家一家有名的酒楼小聚。好友相聚，少不了诗酒助兴。一番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后，几个朋友个个是酒酣耳热，醉眼朦胧。

酒足饭饱之后，几个人勾肩搭背，踉踉跄跄得下楼来，在酒店门前告别。目送他们远去，我正要回家，忽然想起自己的公文包，还压在房间里，赶紧返上楼。

此刻，二楼已人去楼空，很多包厢都是黑黢黢的，只有我们刚才喝酒的包厢里还亮着灯。大概是服务员在收拾残局，我想。

楼上静悄悄的。包厢的门虚掩着，我轻轻走过去，推开门，忽然看见有一个服务员，正背对着门，在吃桌上的剩菜。

听到动静，服务员转过身来，猛然看到我，真像见了鬼一样，下意识“啊”了一声，吓得赶紧吐掉嘴里的东西，然后闪到一旁，惊恐地站在桌边。

平生第一次碰到这种难堪的事情，前面咽下去的汤，这会儿一下醒了大半。我愣在那里，一时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再看那位服务员，此时正像木桩似地杵在那里，垂首低眉，满脸绯红，双手局促不安地绞弄着衣角，那表情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准备随时听候大人的责骂和发落。

服务员年龄尚小，脸上甚至还带几分稚气，大概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尽管她穿着肥大的工作服，但凭着我的眼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小姑娘。

小姑娘是我们包厢的服务员，刚才只顾忙着招呼几个朋友，一直没注意到她。这会儿，小姑娘像困在笼子里的一只小老鼠一样，浑身禁不住瑟瑟发抖，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兴许是初来乍到，小姑娘还不懂酒店的规矩，怎么能动客人的东西，哪怕是剩菜。也许是小姑娘饿极了，现在已经九点多，饥肠辘辘之下，便偷吃了几口剩菜，垫垫肚子。还有一种可能，小姑娘来自农村，过惯了节俭的日子，看到满桌子的剩菜，觉得倒掉可惜了，所以就在客人走后，偷吃了几口剩菜。

万万没想到，我下楼后又突然折了回来，让小姑娘措手不及。更难为情的是，她偷吃的一幕场景，正好让我撞见，要是传出去真是丢人死了，弄不好还要被老板开除。这可能就是小姑娘害怕我的原因。

看到小姑娘羞愧的样子，我心里有些不忍，嘴里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别浪费，吃掉好”。然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走到原来的座位上，拿起包，匆匆走出包厢。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尽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只是想现场的尴尬气氛尽早结束，也想让小姑娘尽快摆脱这种窘迫的状况。在下楼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回头，但还是感觉到，身后的小姑娘似乎对着我的背影鞠了一躬。

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想必，那位小姑娘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不知她是否还生活在小城里，是否还记得当年所经历的这件事情，是否还记得当年我这个让她尴尬万分的大叔？

《菜根谭》里说：“路经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处，减三分让人尝。”人生在世，宽容为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包容别人的不完美，原谅他人的小过失，既是在救人，也是在渡己。芸芸众生，你我凡人，谁都会有遭遇尴尬的时候，谁都会有蒙受难堪的事情，适时、恰当地给别人一个台阶下，既是给别人一种解脱，也是给自己一份安心。

河流史(组诗)

李训喜

金沙江·虎跳峡

当我们说起绳水、淹水、泸水 其实是在说着同一条河流 从巴塘河汇入口，金沙江进入 历史的幽深峡谷，激流拍打着 两岸瘦削的思想和回味的记忆 金黄的老虎盘踞在石壁上 它的利爪从一块巨石上剥出 意欲向世人展示那惊险一跳 它的斑纹仿佛鼓槌敲击的乐谱 发出一阵阵让流水惊心的怒吼 一只老虎激发了我们身体的羽翼 宛如瞬间张开迎风飞翔的词语 从此岸到彼岸，谁能测度它们的距离？ 金沙江提供了人世间最好的标尺

洞庭湖·岳阳楼

像一枚精心打磨的银子 岳阳楼插入八百里洞庭 挤压着一波波幽暗的湖水 发出疼痛而深沉的回声 历史在这里重新现身 扁舟向这里再次靠近 我看见文人骚客的吟诵 在九层木梁上结下忧伤的果实。宛如傍晚归巢的苍鹭 在塔楼上眺望的袅袅秋风

陆水·武赤壁

搬一场著名的战役从大江 搬到陆地，这是苏东坡擅长的 障眼法。从文赤壁到武赤壁 我已踏进这不可逆转的江流之中 目睹火烧连营、兵勇落水 死亡的碎片依然在大江里洄游 在江底，有多少战戟等待打捞 岸上 渴望剥去裹在身上的层层铁锈 伴随着江水和月色，发出战栗的光芒

匙河·九章

马斯特斯的匙河 陈先发的九章 并列在夏日的书桌上 绿皮封面与黑底衬页 仿佛生命对视着死亡 我看向流水里一张张脸 俯身于古老的诗歌之中 矜矜滚动着幽暗的思想 这是两条平行的河流 两个修辞对称的朋友 适合在白天河舟 适合在夜晚吟唱



白马尖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